

电影“异形”系列衍生原创小说，国内首次引进



异形

ALIEN: SEA OF SORROWS

悲伤之海

[美] 詹姆斯·A. 摩尔 (James A. Moore) 著

王凌译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异形

ALIEN: THE SCIENCE OF SCIENCE FICTION

恐怖之源

[美] 詹姆斯·A. 摩尔 (James A. Moore) 著

王 凌 译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北京·广州·上海·西安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异形. 悲伤之海 / (美) 詹姆斯·A. 摩尔 (James A. Moore) 著;
王凌译. —北京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, 2016.12
书名原文: Alien: Sea of Sorrows
ISBN 978-7-5192-2064-8

I. ①异… II. ①詹… ②王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1674 号

ALIEN: SEA OF SORROWS by JAMES A. MOORE
Alien™ & © 1979, 2017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.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 者: [美] 詹姆斯·A. 摩尔
译 者: 王 凌
策划编辑: 陈俞蓓
责任编辑: 陈俞蓓
排版设计: 刘敬利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
邮 编: 100010
电 话: 010-64038355 (发行) 64037380 (客服)
64033507 (总编室)
网 址: <http://www.wpcbj.com.cn>
邮 箱: wpcbjst@vip.163.com
销 售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印 张: 12.5
字 数: 230 千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版权登记: 01-2016-0915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)

序 章

他知道他们是谁。

那些身影在他看来很奇异，全都肿胀到不成比例，而且莫名其妙的感官输入扭曲了他们的样子。但他还是通过那些过时的太空行走服认出了他们。

看看它们是怎么跑的。

我们一靠近，它们就四散开来，躲藏在它们的人造皮肤里。对于它们来说隧道太暗了，所以它们原本的视力打了折扣。它们感觉不到空气的流动，也品味不出猎物的恐惧。它们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理解不了，比如，为整个种族开枝散叶的重要性。

它们逃跑，心里只考虑自己的存亡，没有一点儿族群意识。它们很弱，轻易地就能往正确的方向移动。

那一个。

它的呼吸里带着连续不断的喘息声。它的心因为绝望感和求生欲而怦怦乱跳。这是恐惧，没错，但同时也是力量，还带着一股强有力的侵略性。

这些感觉不请自来，挥之不去。

他试着睁开眼睛，但眼皮不肯配合。他试着摇头，但也只是徒劳。

他感觉到这副躯体正在硬壳里挣扎着，似乎连他自己都在抗拒自己的移动方式、味道和感觉。他知道这不正常，这些情绪根本讲不通。

因为它们并非来源于他自己。

它试图逃离。它将一个挡道的同类推开，将其打倒在地，然后从它身上爬了过去。逃离了崩塌的壁垒之后，它抖落了身上的尘土。它很强壮，很迅捷。它想要活下去。

它会活下去的。

被按倒在地时，它尖叫着，挣扎着，用手捶打硬壳，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向它龇牙以示警告……结果它却挣扎得更厉害了。在那层坚硬的合成材料下面，有着另一张面孔，它眼神狂野，嘴巴无声地大大张开。如果它能用手撕碎皮肤，那么它可能算是个威胁。但它能做的只是一边用牙咬着离它最近的肢体上的柔软皮肤，一边再次发出尖叫。

血很热，还带着一股虚弱的味道，但够用了，能满

足需求。我们打破了它柔软的脸部周围的硬壳，它因为无法呼吸这里的空气而喘息着。

生命赐予者靠近了一些，准备播种。强壮的手指紧紧抓住那张在绝望中窒息的柔软面孔。

它将会——

阿兰·德克尔猛然惊醒，他盯着自己扭曲失真的镜像，而对方也睁大了眼睛凝视着他。

镜像？

距离他的脸几英寸的地方，有一块半透明的玻璃板。有灯光在闪烁，他的呼吸碰到那个禁锢着他的表面后就炸裂开来。

从休眠舱里醒来对他来说轻车熟路，毕竟他已经在各个星球之间穿梭过那么多回了。但这些梦——真该死——这些梦让他恐慌。他控制不了这些情绪。它们实在太生动，太原始。

这些情绪来势汹汹，他甚至记不清他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

他的手用力推着休眠舱内部，想摸到人工解锁，把自己解放出来。他还是能感觉到那些隧道，好像有座山在他头上，向他压过来，而他正悄悄接近——

不，不是我。我不会悄悄接近任何人。我不会追捕……

追捕什么？

他将这个想法推到一边。这些该死的梦太真实了，已经占据了他的脑海。他现在能理解为什么地球上的那些心理学家要围着他忙活了。

1

黑色沙子

空气几乎完美。温度刚到七十四华氏度，湿度适中，微微刮着西南风。那边的土地也很肥沃，草地青翠茂密，波光粼粼的小河也预示着这里会一直肥沃下去。风中有新生的味道。

为“外星环境地球化”项目买单的人砸了足够多的钱，这保证了他们的殖民地完美无缺。但只要看一眼那片美妙风景的北部，所谓的完美就立刻烟消云散了。

在几英亩的范围内，草地枯死，继而出现了将近六十英里的黑沙，散发出的臭气绝对会摧毁这里的房地产业。其实还没到必须穿防护衣的地步，但从外观和气味上来说，就让人觉得应该穿上。

从好的方面来看，因为前一个晚上下了雨，所以原本柔软的沙子吸收了过多的湿气，结了块。通常，如果有人走进那块地方，就会陷进去几英寸。但现在——至少在这么一小会儿的时间里——人们能站在上面，不会有将要深陷其中、

消失不见的感觉。

德克尔看着手持设备的屏幕，审视着该地区最新样本的评估报告。他皱起了眉头。显然，这里的情况绝对不正常。而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反常多半意味着疏忽。星际商务委员会负责确保某些特定指导方针的施行，这是为了维护地球、日渐增多的殖民地和外层空间上的安全与贸易公平。作为委员会的副主管，德克尔必须确保一切都严格遵循了规章制度。这意味着他得处理数不清的文件，这些虽然保证了他的工作安稳无虞，但也让他头痛不已——比如说，一家肯定要负责任的公司列出了一张长长的单子来反驳他。

站在他旁边的卢卡斯·兰德也在审视着这些数据，但他脸上带着微笑——这可不常见。两人的表情之所以不同，是因为虽然兰德也能看懂这些数据的含义，但他不用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。他是委员会的工程师，他的工作是修复德克尔发现的问题。然后其他人——只有天知道是谁——就可以向那些委托解决问题的公司收账了。官僚系统运转中。

这是一种谋生方式。

德克尔扫了他一眼，然后皱起了眉头。

他说：“你的生活是很轻松，但别太开心了。我也许要跟官僚机构打交道，但你得想办法处理这个问题。”

兰德的笑容黯淡了一点儿。

“不确定我们能处理这个问题。”他看着沙子，面色阴

沉地说道。他不咧嘴笑的时候表情一般都很阴沉，不过这是因为他的脸天生就是这样。卢克·兰德^①可以算是德克尔认识的人中最友好的一个。

只是他看起来好像是拿熊当早餐的人。他是个大块头，不过也并非全身都是肌肉。

“是啊。但这是你的问题，挨批的不会是我，”德克尔回应道，现在轮到他咧嘴笑了，“而会是你。”

兰德抓了抓自己毛茸茸的后颈，看向外面那片悲伤之海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土地开发商一直用这个名字来形容这样的地方——他们在这里洒下了鲜血、汗水、眼泪和金钱，但一无所获。似乎是土地本身在抗拒他们的努力，希望他们能收拾包袱离开。

但眼前的这片悲伤之海原本不应该存在。编号LV178、名为新加尔维斯顿的这片土地被一些相当内行的专家改造过。只要四下看看，就能发现他们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。一开始，这颗行星宛如噩梦，不仅风暴肆虐，空气也不适宜呼吸。在目前的项目启动前，这里没有饮用水。虽然不断有人尝试着建造自给自足的基地，但都失败了，唯一建立起来的是高高的债台。

后来，维兰德-汤谷公司挺身而出。

^① 即卢卡斯·兰德。——编者注

三十年前，第一批殖民者登陆，开启了这项计划。大体上看，当一切进展顺利时，这里就会发展成新加尔维斯顿这种样子。三个主要城市已经就位，并依靠高速铁路网彼此相连，而且每个城市都有足够的耕地，其中的居民们可以自给自足，不必依靠源源不断运送而来的罐头食物及其他昂贵的进口商品。

一切皆珍贵，瑞克·皮尔斯喜欢这样说。皮尔斯是最初建立殖民地的人，他原本对新加尔维斯顿很满意。但后来，悲伤之海出现了。

维兰德-汤谷公司完成所有工作时，这片悲伤之海并不存在。大气处理机运转良好，每个人都满心欢喜，LV178星上一切顺利，直到承包商开始为计划中的第四座主要城市打地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了几英亩的沙地。

刚一发现，沙地的面积就扩大了，一开始只是缓慢扩散，后来速度越来越快，不久就成了一大障碍，而后成为毒瘤。土地一旦遭到沙子的侵袭，就会变得寸草不生。而且沙子里面带有毒素，被它们侵袭的土地不可能养活殖民地里的居民。

最接近作物的东西出现了，那就是硅茎节。融化了的沙子凝结成了一簇簇中空的黑色玻璃状物质。它们从地下的某处萌发出来，让人不胜其烦。这些东西不仅危险，而且很难探测。原本已经有四个独立的预制结构开始建造，但全都坍

塌了，因为硅的耐受力不足以承受这些结构的重量。

对于新加尔维斯顿集团来说，缺少这些预制结构就无法建造城市。所以这是个重大问题。

除非德克尔和他的团队能够想出解决之道，否则这个星球上就不会有下一个城市。如果他们失败了，沙子将继续肆虐——可能还会蔓延到已经建立好的人口中心——整个LV178项目都会受到威胁。

委员会可不喜欢这种风险，维兰德-汤谷公司也一直尽力保持一份表面看来毫无污点的记录，所以也不想面对失败，尤其是已经付出了那么多。

因此，他和兰德接到了行军令。德克尔在这里监督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，同时向公司高层详细地报告全部细节。

兰德和他的手下负责修复损害。

在不远处，两个显然是德克尔手下的男人正艰难地安装着一个探测器，而它似乎并不乐意老老实实在松动的地表上。其他几位工人在较远的地方漫无目的地乱转——很可能是在休息。

当前，总共有三十七个人正在试图找出症结，他们利用的是光谱分析和化学地质取证法中的最新技术。相比于能够重新塑造世界的星球改造机，这些分析机算不上有多令人惊叹，但它们的成本与星球改造机相差无几。

质量分布问题很棘手。虽然沙子变潮湿了，但情况依旧不理想。用来支撑岩心取样器的平台只有一个小小的底座——他们应该扩建一下。但他保持了沉默。这些人很固执，而且在他们看来，他没资格发号施令。他被指派与他们协同合作，但他们根本就不把他当回事儿。要是觉得他意图插手他们的工作，这些人就会怒火中烧，而且他们都是先动手、后动脑的人。

德克尔并不是个会在战斗中退缩的人，但他并不想跟这类烦心事扯上关系——原因不止一个。为了不让这些硅茎节继续捣乱，他们必须得把岩心取样器取出来。

又浏览了一遍屏幕之后，他紧紧抿住嘴巴。上面的某些信息显然预示着将有**大祸**发生。他曾在几十个不同的星球上处理过各种状况，深知重塑了整个星球的生态圈之后必然会受到灾祸的青睐。但大多数情况下，只要找到合适的角度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难。

这一次呢？

如果他的想法没错的话，这次不会那么简单。

土地出了问题，根据他以往的经验，通常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。只要往下深挖一点儿，尽可能细致地研究档案记录，真相就会浮现。有人犯了错，错得一塌糊涂，但没有任何记录。

看起来似乎是在刻意掩盖真相。

这个想法让德克尔咬紧牙关。不管怎么看，他要指认的罪魁祸首都会是公司最高层的大人物之一。

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虽然维兰德-汤谷公司现在很好，却有过前科。这将是第三次与该公司发生争执，前两次的交锋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暗示，所以他知道他的生活将变得很“有意思”（按照汉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来理解）。公司里的那些人可不喜欢丢他们自己的脸，所以律师们会为了保护这些人的清白而尽可能地制造舆论。

都是混蛋。

兰德指向一行读数。

“特莫耐特？没开玩笑？”他查了一下。“这能解释很多问题。”显然，他又恢复了阴沉的模样。

德克尔回答道：“嗯，有这个可能。”特莫耐特是一种无比密实的矿物质，用于制造重型装备。它的提取成本很高，因此标价也很昂贵。

但特莫耐特本身并不会引发这个问题。要想在工业中使用它，必须先精炼，而毒性通常会在精炼的过程中产生。所以如果问题的源头是悲伤之海下面的特莫耐特，那它为什么能让土地沾上毒性呢？硅又是怎么形成的呢？

他重新看了一遍读数，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们要挖得更深一些，字面意思的深。”他说，“你觉得这附近原本可能是一个采矿区吗？”

兰德摇头。

“那样确实会符合毒性的读数，”他回答道，“但我们彻底检查过委员会的记录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真有的话，怎么会有人想在它上面建东西？把殖民地建在有毒的废料堆上，简直自找麻烦。做决定的人要么蠢得无可救药，要么根本懒得管这屁事。”

这话不假，德克尔暗自思忖。就维兰德-汤谷公司来说，他相当肯定以上两个答案哪个是正确的。

“我们得调查这一点，”他答道，“我并不是说它就能解释一切，但至少是个起点。”

兰德哼了一声，做了个鬼脸，然后向着黑沙啐了口唾沫。

“就算是有个矿，也解释不了这堆狗屁。”他伸脚踢了踢，一个玻璃团块显现出来。“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。”他穿着靴子踩在这团玻璃上，随着他脚下的力道越来越大，玻璃也逐渐裂开。这些玻璃团长得像是家乡的植物落羽杉的膝状根，从底下往上戳出来，而且通常是中空的。其中有些非常易碎，碎了之后的那个开口一直延伸到下面的黑暗之地。

“这些东西有可能是比特莫耐特还棘手的问题。”德克尔摇着头说道，“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业废料会导致这些管道和茎节莫名其妙地出现，而且几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？”他盯着玻璃团块，就好像是觉得它会咬他一口。

“好吧。就像你说的——”兰德又笑了起来，“——解释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工作。那是你的工作，老弟。我只需要试着修复。”

德克尔笑着做了一个下流手势以示回应。他原本可以想出适当的话来反驳，但突然之间一股恶心的感觉袭来，他差点儿瘫倒在地。

2

不稳固的立足点

在几百英尺开外，有两个技术员开始争执。尽管德克尔听不清他们的对话，但他确定他们是在争执。

他能感觉到。

他不知道问题是什么，这不是他能感觉出来的，但他能判断出他们的怒火在升级。所以他一边试着平复恶心的感觉，一边皱着眉头向他们的方向瞟了一眼。

布朗森和巴德霍。这两人一向互相看不顺眼，但在工作中他们基本能和平共处。不过现在显然是个例外。布朗森一直对着巴德霍指指戳戳，而他对面那位皮肤黝黑的工程师则死死盯着布朗森的手指，就好像那是一条随时会咬他一口的蛇。他的脸上带着轻蔑的冷笑。

他们旁边的那个东西肯定就是冲突的源头。岩心取样器的倾斜角度很荒唐。钻头不可能到达一百英尺以下，除非能把它的平台架设在沙子上。这需要技巧。

但他们最缺少的恰好就是技巧，而且争论正变得愈加